

故乡的方向

◎徐继康

1

天黑了
我的心亮着

2

风之上那些闪烁的星辰
就沉睡在我们的眼底

3

飞不尽的前方与白云
我是天地间一只疲惫的鸟

4

羽毛尚未落地
影子已经消失

5

只有走过了全世界
才能望见故乡的方向

6

当你听到花开的声音
目光上已经布满了青苔

7

风,吹落花朵
完美演绎时间下坠的暴力美学

8

在这个焚琴煮鹤的时代
我在每个文字上都按上琴键

9

越是混杂的场合
越是需要纯净的声音

10

打开记忆的窗帘
只为把夜色洗掉

11

影影绰绰的去去来来
满地散落的花瓣与往事

12

无法给下坠踩个刹车
且把今天装个翅膀

13

你我的一生大体相似
苦苦支撑又节节败退

14

把一坛时间埋入地下
敬以后的自己

15

夜色凉如水
而手掌心的文字却烧得通红

16

文字凝固着我的心
那是我热爱这个世界的证据

17

春天是爱的博物馆
所有花朵都会收到一封邀请函



家山

◎吉木

幸有桂香度故人

◎马国福

这几年,基本上每年国庆节长假我都要回故乡青海乐都探亲。在乐都每天和南通家人视频时总要问桂花的长势,家人说今年桂花的花期比去年提前了近15天,小区里到处是桂花的清香。我心里一阵怅然,想着等我回到南通,桂花也全开败了,甚是失落黯然,仿佛破了契约精神与故人失约,心情怅然若失。

回到南通的那天晚上,一进小区门,我恨不得立马一棵树一棵树看过去,看看桂花到底有没有完全开败。让我落寞的是,桂花早已惨败,前段时间的风吹雨打,桂花已随风去零落成泥。

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叹,错过了这一年一次的芬芳花事。

第二天上班,中午休息时在单位门口的濠河边散步,看到还有桂花稀稀拉拉地开着,我拍了一组照片,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,名曰:幸有晚桂香如故。

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幸运的是,有天晚上酒局结束后,一进到小区门口,闻到隐隐约约的桂花香,顿觉享受了大自然馈赠的一笔无息借款,还款期限不限,但要有一双敏感的眼、灵敏的嗅觉,感恩那份时节的恩赐,来抵消一期一会的珍重邂逅。桂香是一年只有一次的布施啊,植物的芬芳,何尝不是花与人的仁义呢?

更让我欣喜的是,一个星期后,终于在小区里盼到了金桂盛开,幸哉!幸哉!那几天,每天清晨和晚上,我都要在小区桂花香中散步一

小时,桂香如故人,深谙我心,给我以莫大的安慰。桂花是仁者、是君子,美德如玉,润善济人。罗曼·罗兰说:幸福是灵魂发出的香气。而桂花身上的美德不就是它灵魂的香气吗?清晨围着种满桂花树的小径散步,顿觉格外有福气,沐浴着树木的恩泽,似乎聆听了它们无声的教诲,让我们的精神成长,保持原浆的气息。我蹩脚的语言写不出桂花的仁慈和金子般的香气啊。

散步的时候,我常常一边散步,一边随手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即时的感受。开得灿烂,便是生命的圆满。开得淡然,成就天性的容颜。这几年,这棵金桂仿佛成长为我的知己旧交,在中年的路口等我。那段时间,我觉得如果每天不在飘逸着桂花香的小区里散步,那是一种莫大的辜负。美好的事物注定短暂,而凋零是生命的另一种圆满。花也会圆寂,它们参透天机时节,忠诚于季节的律令。鸟鸣清幽,顿觉鸟鸣声中也渗透了桂花的香味。和时光友好,与岁月共度,中年的心境里也有着桂花的灿烂:不负时光,何尝不是对生命最本质的答卷,对生活最喜悦的交代?

有时候我会乱想,一棵桂花树的精神肖像,是孔子的精神肖像,是杜甫的精神肖像。桂香似纱,隐约飘逸,这高明的魔术师以怎样的手艺调节着空气的甜糯度?它隐在我们周围,驯服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,由外而内,让一颗在世俗中困顿的心有些许安宁安慰。树有大

德,桂有大道,如何成为自己?这些散发着香气琐琐碎碎的语言,如母亲的针脚般,缝补着我们脚下的路,抬头看天,低头看路,心有猛虎细嗅蔷薇。

最担心晚秋时节下雨,然而在天道面前,任何担心惆怅都是无效的。一夜秋雨紧,桂花如霜落。清晨散步,看到那些漂浮于雨水之上细密的桂花,花颜失尽神色黯,远香碾尘不可追……凋零是多么深刻的生命仪式啊,唯有凋零的寂寞,才有绽放的光华,这么一想,也就释然。

幸有桂香度故人。桂花盛开在秋天,我个人觉得秋天是属于中年人的季节。一年一次桂花开,如故人的约定会晤,一次次地相聚,又一次次地告别,在欣喜相聚和挥手告别的轮回中,不觉已人到中年鬓染霜。桂花的盛开仿佛一种生命的仪式,它信守着季节的契约,将生命里最美好的内在毫不吝啬地奉给我们,没有私心,更没有偏心,谦和内敛,低调沉稳,以君子之仁成就自己,也成就人世间那些被世俗浸染得太久的心灵。

桂花是儒家,“修己以敬”,修养自己,安顿他人。桂花树是理想的人格、理想的故人,等候在中年的路口,每年和我相约,秋风吹起,生命里能有几个人如此忠实于这份美的契约,以他的美德让这个世界的每一寸空气泛着金光,让我们的视野学会仰望,仰望那些崇高的天空和星辰,在纷繁的尘世中找回自己,成为自己。

老哥俩卖菜

◎林小森

去金坛访友,友人讲,要论秋味足,得吃苏州青,薛伯种的苏州青经霜一打,乌亮乌亮,比玫瑰花还漂亮。薛伯种什么都好吃,妙的是,还有汪老师帮他叫卖、算账。这两老头,一个长得像弥勒佛,另一个长得像文曲星,他们俩能凑一处,真是缘分啊。

果然,薛伯面前只有三样菜,青菜、带缨子的白萝卜、秋葵,每一样

都堆成山。薛伯穿着驼色的线衣,一脸憨厚的笑,头发雪白的汪老师气质儒雅,算账极快,菜摊背后放一方凳,没客时,老哥俩还在下棋。

问起来才知道,两人相逢在四年前,薛伯拖着一车无节水芹上桥,快到桥顶的时候,薛伯差点刹不住轮子,汪老师刚好路过,急步跑来,顶上了这把力。推车之际,叙起年岁,薛伯还年长半岁,两人一路闲

聊,刚退休的汪老师把薛伯送到菜场门口,竟依依不舍。薛伯邀请他有空来菜场下棋。结果,本在退休失意中的汪老师找到了新消遣:替腼腆的薛伯吆喝卖菜,汪老师把每日菜品编成打油诗,朗朗上口,念白有韵,让薛伯的生意好了起来,这一卖就是四年。路上捡来的异姓兄弟,从此有了那么一种殊途同归的快乐。